

濟寒

南夜紀

政錄



寒 夜 錄

陳 宏 緒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寒夜錄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五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

寒夜錄卷上

明 新建陳宏緒士業著

凡著書立言而計較於傳與不傳者。政與患得患失之心無異。古之作者不得已而有言。要以暢其胷之所存耳。若必擬議何等乃傳。便已增卻無限躲避無限逢迎。未見伸紙舐毫之爲樂也。

嚴滄浪云。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予謂文章亦然。退之平淮西碑。豈可以字句求耶。混沌二字。摹寫古詩氣象甚是。平淮西碑亦只是朴樸。然亦須此等題目入手。未可強爲。

文章要作便不佳。太史公敍灌夫使酒罵坐。魏文帝典論自敍。韓退之祭十二郎文。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直是一混寫來。何曾有意。

文愈短愈要曲折。所謂畫一尺樹。要不可令有一寸之直也。敖子發古文短篇。最宜涵泳。

篇法有預先提出而精神踊躍者。有數轉仍藏而氣勢曲折盡妙者。有實事從虛境出者。有閃躲于此而點現于彼者。堪輿家一言以蔽之曰。要乘生氣。爲道學文應作六經語。不當涉語錄氣。爲釋氏文應作佛菩薩語。不當涉禪和氣。

全子棲每爲文。輒入自課菴。一文必三草。十年悟其淺近。盡付之火。生平凡三焚文集。今子棲之文。竟無一篇傳世者。然卽此數語。作者苦心。便已揭示千載。彼祝融氏之烈焰。政子棲之金石也。

黃魯直詩云。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歐陽公云。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上灘船與逆風舟。自是兩種文章。應著氣力處也。須嘔心血。指一番。若但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勢必至于拖沓。

作手正要癡點相生。無癡處亦不足見文心之巧。語極盡而味有餘。方是文家至境。

鄒道鄉先生謂士不可無山林氣。節義文章學術大抵皆然。山林氣卽醇古之氣也。予極喜琴銘四語。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嶠嶢。能存此段氣象。便是羲皇以上之人。便是墳典邱索之著作。韓退之自選生平所爲文二十六篇。題曰韓子。今不知二十六篇之目爲何。元儒程黜南有韓文鈔。止取十篇。以李愿歸盤谷序爲卷首。餘九篇則送文暢師。送王秀才。溫處士。楊少尹。盛山十二詩。五序與燕喜亭記。孔子廟碑。獲麟解。祭鱸魚文也。此外雖退之極有關繫之作。如平淮西碑。諫佛骨表與孟尚書書。皆在所不錄。而文章之妙。如諱辨。送孟東野高閒上人。殷員外序。祭十二郎文。代張籍與李浙東書。悉被刪去。而反有取于盛山詩序。燕喜亭記。足以驗此君之謬妄無識矣。近代潮人唐伯元昌黎文編最稱佳選。其謂昌黎先生歿。歷二百餘年。而歐陽永叔始知之。然永叔嘗論先生二鳥賦矣。其曰。光榮而飽。則不復云。彼爲御史。爲侍郎。非光榮而飽之日乎。天旱人饑之狀。佛骨之表。抵觸君臣之所大忌。烏在其不復云也。信如永叔之論。未可謂盡知先生也。數語亦是確論。

偶閱客星紀略。有朱晦翁題跋云。釣臺故有范公記。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

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大抵山川佳勝處。自應有一篇恰好文字。若已被前人作去。後來便當放過。吾郡滕王閣。惟昌黎一記獨絕。然畢竟未曾親至其地。此等猶可措手。若石鐘山、豐樂亭、岳陽樓。亦復紛紛塗抹。便爲不度德量力之甚矣。但書作新歲月。子我真可爲千古師法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此董元宰獨悟之語也。文章亦然。尙書、禮記至矣。若管、韓、荀、莊諸書。氣勢回而皆不從一邊生去。後人無此猛力。但能免起鵲落。已是第一好手。

王元美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似不讀書最妙。無此等境界。豈能如萬斛泉源。霈然莫禦。戴忠甫嘗與龔沔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忠甫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沈。起伏頓挫。誰非聲者。能于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于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于錙銖。定去留于毫芒。皆在聲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沔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忠甫又云。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揚子雲抱弱翰。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悉集之。撰方言十三卷。其後王孝孫有河洛語音之作。實倣子雲方言爲之。但止于中土。稱謂而已。國朝幅員遼廓。四方語音不同。恨無好事如子雲者。懷鉛握槧。以從事于其閒。但此書決非一人之力可竟。須勅州縣令長。凡各屬志書。俱補入方言一款。悉著土音之互異者。此書旣成。一以便官府之聽斷。一以佐文字之稽考。一以關津之譏察。所繫政非尠小。近日

惟劉心蓼太倉州志風俗條內另載方言。然亦略而不詳。他處則竟未聞有此矣。

古今奇人奇書湮沒散軼者不可勝紀。而釋老之徒尤甚。嘗欲作二氏文苑志。如比丘曇謨鳩摩羅什。葛稚川。陶貞白者。人立一傳。擇其佳文附之。又嘉興楞嚴寺刻有漢本大藏。于此方撰述。較五千四十八卷頗有增廣。予意欲更加搜補。另爲藏外撰述一書。未知此願得遂否也。

科舉之法行之逾久而應舉者荒疏逾甚。因憶昔人有文選爛秀才半之語。彼時之爲諸生者。較今懸絕。乃爾。夫文選之不能頓造于爛。雖老師宿學難之爛矣。而僅得秀才之半。其所謂全者。又屬何等耶。

歸震川先生云。魏莊渠嘗爲余言。東廣陳元誠少未嘗識字。一日自感激。取四子書終日拜之。忽能識字。以此知書之神也。

孟之反不伐。反者仄字之誤。按春秋齊與魯戰。孟之反後入以爲殿。竝無之反之名。又爲長者折枝。折枝者。按摩之謂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之語。枝卽肢字。非草木之枝。此閩友蔡价臣之說。价臣名藩。貧而力學。所著贅言。予嘗爲之作序。

价臣又云。託孤寄命。言託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之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卽孟子所謂效死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冤。內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以託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亦以二句相屬。朱註以託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殊屬牽強。狂。簡。斐然成章。自是三種人。簡卽狷者。斐然成章。通指言語政事文學諸賢。僅以一狂槩聖門。似非定論。

新安朱楓山先生云。孔子年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只數年間了卻一生著述。蓋是時學問成。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者著書多在晚年。

周恭肅潛心學易。所著日記。論卦爻變例最確。其釋豫卦云。本義以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諸卦爻爲例不同。每如此。且文王之易。與周公。孔子之易。有共貫而發一義者。有旁通而備衆理者。政未可膠柱鼓瑟以求合耳。

偶與但直生宗皋論放利多怨之旨。直生曰。外人之怨。猶可避也。至于自家怨。則無處可逃矣。予甚擊節其語。蓋放利之人。畢竟心中怨恨居多。所謂小人長戚戚也。

國初名儒劉商卿者。諱夏。字迪簡。深于易學。所著大業圖。惜已亡失。僅存讀易訣一篇。其言曰。庖犧氏之易。易何在也。今六十四卦爻之所以爲象。六十四卦名之所以取義。此則庖犧氏之易書文字矣。在昔夏商以前。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未作。而夏商聖人君子之讀易。只緣羲皇所制象。因羲皇所命名。而文王。周公。孔子之辭意洋洋。無不具備。今學者果欲明乎易。置身文王。周公。孔子之前。將羲皇制象命名之學。一時打通了。則文王。周公。孔子所繫辭旨。破竹之勢。無復畱滯矣。無奈古今註易之士。凡千百家。絕不會以伏羲之易。自爲一書。以冠文王。周公。孔子之文。如衣失其領。網失其綱。是教子孫而遺忘其先祖可乎。按陳希夷先生云。羲皇始畫八卦。重爲六十四卦。不立文字。使天下之人默觀其象而已。如其象則吉凶應。違其象則吉凶反。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易道不行。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與

商卿此論正相發明。實觀玩之要旨也。

董蘿石年六十有八。慨然北面陽明先生。語悉陽明記中。近從吳觀察秋圃處。得其遺詩一帙。孤高秀逸。足稱其人。七言律尤佳。如一江明月看山過。小亭魚影弄青天。空山無人石欲語。皆咄咄驚人。而咏豆芽云。蕪蕪亭後得褰封。金甲銀鉤奪化工。瀟盡宿泉冰有骨。種成深盎土無功。秋涵素質瓊絲脆。水泛殘衣黛粒空。野蔌紛紛登俎豆。憑誰爲薦玉玲瓏。如此棘手題。大見工力。蘿石學問。未知究竟何似。政當以詩雄視諸子耳。

吟咏景物。固是傳我之意。須知使事。亦是寓意。所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也。要使顛倒由我。譬如戲場中戈鋌。若在出色優狐。元人謂裝外者爲狐手中。定要另生一番光彩。

友人卓珂月曰。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鉸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卓名人月。杭州人。

予友清江楊机部。平湖趙退之。俱爲吟壇推重。而尤長于五言近體。机部贈予有柔木誤冰山之句。退之亦云。癡魚侮釣絲。二詩皆有爲而發。冷眼婆心。直欲喚醒沈夢。

予邑宗子文忠節。大類謝疊山。所著有玉溪集。予從其後裔輩垣處借觀。蓋元刻也。讀杜遣興云。淵明詩頗恨枯槁。子美嘆之非達道。草堂集中多道貧。淵明若見應回笑。山光潭影照青瑤。二公心只二公知。若逢癡漢休言夢。不是詩人莫看詩。此作非子文得意句。然道陶杜兩公心事。則已欣然莫逆于千載。

矣。

東坡謫僊耳。前後和陶詩凡百數十篇。子由爲之引。詩集中三十一卷。皆追和淵明之作也。陸務觀序梅聖俞別集云。蘇翰林多不可古人。惟次韻和陶淵明及先生二家詩而已。是東坡又有和梅之作。今已散逸無可考見。亦未有知其事者。宣城令姜奇方刻宛陵集。竟遺渭南之序。益嘆古人著述。不幸而湮滅。若此類者。蓋不可勝數也。

文衡山先生停雲館。聞者以爲清閼。及見不甚寬廠。衡山笑謂人曰。吾齋館樓閣。無力營構。皆從圖書上起造耳。大司空劉南垣公麟。晚歲寓長興萬山中。好樓居。貧不能建。衡山爲繪層樓圖。置公像于其上。名曰神樓。公欣然拜而納之。自題神樓詩。有從此不復下。得酒歌明聖。問余何所得。樓中有真性之句。嘗觀吳越巨室。別館巍樓。櫺比精好者何限。卒皆歸于銷滅。而兩公以圖書歌詠之幻。常存其蹟于天壤。士亦務爲其可傳者而已。

今之仕宦罷歸者。或陶情于聲伎。或肆意于山水。或學仙譚禪。或求田問舍。總之爲排遣不平。然不若讀書訓子之爲得也。

只此一天。韃靼曰騰吉里。回回曰阿思嬌恩。女直曰阿卜哈以。西番曰難百夷。曰法。緬甸曰某。高昌曰騰克力。推之重譯。不到之處。億萬國土。便有億萬稱號。彼蒼蒼者。亦豈能別其孰爲名當。孰爲名不當哉。語言文字。何處可容執著。

梁次公嘗著壽夭說曰。人生百年。乃是大限。過此與深山老藤怪石何異。多亦無爲也。只要百年之中不夭。乃爲壽耳。何爲百年之中不夭。比如人在午時。便當作午時活。人若作一過去想。則是巳時矣。午時之身不夭乎。若作一未來想。則是未時矣。午時之身不又夭乎。若是真正長生者。只須逐時活去。在巳則爲巳之活人。不夭于巳也。在未則爲未之活人。不夭于未也。不把眼前日子。反擲向空中去。乃所謂壽。乃所謂不夭。

禮樂干戈。俱屬搶攘。推此而洙泗杏壇。三千縫掖。亦覺多事。總不如春風沂水。童冠幾人。安閒自在。喟然一嘆。掃卻多少喧囂。萬茂先曰。要知勞心勞力。自有春風沂水。只在胸中邱壑。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

葉文莊盛云。數自一至十。惟三平聲。八卦惟乾。離。坤平聲。十干。十二支。皆仄多平少。陰常有餘。陽常不足。君子少而小人多。此亦可見。

李文節公廷機云。禪祇是割得斷。堯舜不以天下與子。周公爲王室誅其兄。皆禪也。又云。禪卽聖人所謂剛也。士大夫處是非恩怨之地。能得些禪意。將胸中葛藤。一切割斷。良爲爽脫。若不得其意。口談何用。公談禪學。最爲切實。與說龍肉而不能飽人者迥異。

橋李支大倫曰。大丈夫遇權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膚受之愬。須心硬。聽浸潤之譖。須耳硬。

吳邑徐元美言提學高汝白之諸父隱君子也。教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假令作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嘆曰：『吾終身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矣。』乃警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簡點，其過不可勝書。乃大懼，激厲爲學，卒爲善士。此父固不必言，此老家人亦豈非所謂濟以上人耶？」

羅景綸評昭君詞，擊節樂天一絕，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予獨有取于儲光義「含蓄無盡」頃，又得淳熙閒鄭虞任昭君曲讀之，至結語云：「但願夕烽長不驚甘泉，妾身勝在君王前。」道昭君意中事，似又不減于長慶矣。

莫尚書少虛困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聞穢氣，以手揜鼻，遂有省。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但能觸處領略，鼻穢馨香，都不礙此鼻尖頭也。

歐陽公云：「予曾作憎蠅賦，傳之于世，蠅可憎矣，猶不堪蚊子自遠嚙來咬人也。」友人余君士瑞在長安，有題壁句云：「藤棍荊條滿街喝，豈無人道不中聽？」予笑語余云：「不中聽何妨？只莫咬人便休。」

李文節公攝南王部，竹頭木屑，事事留意。有縉紳見之曰：「翰林公亦肯親俗事乎？」公曰：「有俗人無俗事。」

下國家事。何言俗也。如文節真可謂不俗者。彼以詞林沾沾。厭薄一切。殊覺俗氣愈甚。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掃地焚香。而超然高潔。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同好。嘗謂古人稱晚食當肉。緩步當車。余亦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以當營宅。

上海浦小癡名澤。字學著名一時。生平喜睡。不亭午不巾櫛。里中呼爲晏眠人。此可謂得黑甜三昧者。予自晉州城守。目不交睫。廿餘日後。遂習爲固然。每過四更。輒展轉不能安枕。初甚苦之。偶讀宋儒鄭景望雜著。中有一則。欣然錄出。醒時輒諷誦數徧。未幾安寢如常。景望云。余中歲少睡。展轉一榻閒。胸中既無纖毫。頗覺心志和悅。神宇凝靜。有不能名言者。時聞鼠嚙唧唧有聲。亦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閒亦爲嚙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其亦必自以爲得。而余不得與也。

予嘗作舒城山寨記。已略言立寨之利害矣。然尙未極其流弊之所底也。胡澹庵有與吉守李寶書。紀一時事變。頗稱痛切。倘兵戈不止。將來必有不幸。如胡公所言者。謹錄出之。以備當局鑑採。書云。數年來盜賊四起。甚者至殺令破縣。其弊正起于山民之寨。寨不平。寇不可止。何則。吉與虔爲接鄰。吉之寇大抵悉自虔而起。然虔人非倚山寨爲之囊橐。其勢不爲寇。今吾州凡八邑。止安成不與虔接壤。七邑皆虔地。興國羣兇往來之時。而山寨又羣兇嘯聚之衝。無一邑不下數十寨。一寨不下數百人。甚者至千人以上。戈甲稱是一鄉之穀粟。盡轄于寨魁之手。一鄉之惡少。盡束于寨魁之權。州縣之刻木。盡餌于寨魁之賂。有一小忿。則羣兇相捉環視而起。名爲復仇。其漸遂至剽掠。又其漸遂爲羣盜。官租公賦。連

年不輸小有追捕則據寨恃險敢與州縣抗衡有司不平閒遣官軍討伐而刻木得餌先爲之耳目矣孔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故春秋書墮郕墮費防此禍也夫邑且不可爲百雉之城而山之豪乃至雉堞凌空戈挺轉雲尙謂國有法乎

寒夜錄卷中

張獻忠用兵最狡。常以少勝多。破舒城時。實叛將孔廷訓句之。陷城。獻忠犒賞各頭目已畢。旋引廷訓數之曰。爾不忠于朝廷。焉能忠于我。立斬之。階下時原任太僕鄉漢中玉亦投降數日。見廷訓被殺。股栗無措。獻忠曰。汝鄉紳。吾不斬汝。遂授僞禮部尙書。中玉舞蹈謝恩。畱其營中。四閱月乃還。初中玉以請托不遂。下石子于予。或傳其城陷死難。予擬爲草揭請卹。不意喪心辱國乃如此。此事舒人目擊甚確。而諸生孫秋我亦被賊擄。述其顛末尤詳。孫云。漢旣授僞禮部餘戶兵工三部各有僞官。惟吏刑則獻忠自領之。不欲以爵人刑人之柄畀之他賊也。又僞中軍來姓者。號來達子。最爲獻忠親信。其陷合肥諸屬。惟來達子晝夜密謀。諸營皆不與聞云。

王遵巖問龍溪。先師陽明在軍中四十日未嘗睡。有諸龍溪曰。然此原是聖學。古人有息無睡。故曰。向晦入晏息。世人終日擾擾。全賴後天渣滓厚味培養。方穀一日之用。夜閒全賴一覺熟睡。方能休息。不知此一覺熟睡。陽光盡爲陰濁所陷。如死人一般。若知燕息之法。當向晦時耳無聞。目無見。口無吐納。鼻無呼吸。手足無動靜。心無私累。一點元氣與先天清氣相依相息。如爐中種火相似。比之後天昏氣所養。奚啻什百。龍溪數語。不特養生至論。亦是安禪要訣。

崑山顧夢川性嗜飲。每客至。相與揚摧古今。輒樽疊雲瀉。或謂夢川曰。人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

醉于公何如。夢川曰：夫醉者非飲也。人但不可一日不飲。一日不飲。如春之花。秋之月。冬之雪。聖人之書。何客曰：夫然則夏何取焉。夢川遽曰：盛夏不飲。則耳後之風。其何從生。客大笑。夢川字禹祥。張元長爲之作傳。

賄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變黃。黃變白之謠。蓋前此以黃鑠代白鑠。取其易于挾持。近又以美珠代精金。其挾持尤易。而人不覺也。曾見餽遺名刺。書經稟幾冊者。卽黃金幾兩。而詭托刻文。朱仲晦疏云：今之在位。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券爲詩文。今直以金珠爲詩文。又一變局矣。

崇禎辛巳元日大雪。至十四十五日。雪勢尤甚。城內外合抱之木。俱被損折。連日陰霧凝結。天雨木冰。飛鳥絕跡。是歲親藩被難者。福、襄、唐三王。宰相則薛觀國。楊嗣昌。一死于法。一死于軍前。尙書侍郎則呂維祺。傅宗龍死寇。鄭崇儉死獄。巡撫而下。又不可勝紀矣。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應在此人將有害。以是歲驗之。益信。木冰一稱木介。介又甲兵之象。

紹興庚辰正月四日。自虹縣至青陽驛。雪雹大作。木介彌望。海陵周麟之作詩云：雨木冰。貫珠絡玉千葩明。橫鞭一拂桑條動。寶釵墮地聲鏗鏘。昨日登車天地黑。怪雨盲風起東北。俄然散雹飛亂翼。流淖滿途深沒膝。前車折軸不得行。後車脫輻泥翻輓。曉來廊氛天宇清。萬象奪目何晶熒。凜如介士執矛戟。四野列陣霜雪凝。汴河堤上民驚詫。問是何祥木冰稼。生平有眼未曾看。舊說惟聞達官怕。車中囁嚅齊魯生。嘗學五傳窺遺經。因言前哲論災異。占曰：庶人皆執兵。只應此地干戈起。草木如人兩相倚。莫